

前言

Preface

聂珍钊（Nie Zhenzhao）

内容摘要：为了推动中国文学国际传播、促进中外文学交流互鉴，《文学跨学科研究》开设“世界杰出作家与前沿学术研究”论坛。本期推出“铁凝文学创作及思想研究专刊”，收录 20 篇论文，全面解读铁凝这位中国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的创作与思想。专刊论文分为三类，从多元视角全面解读铁凝的创作实践与思想内涵：一是专家深度研究，由资深学者梳理铁凝创作脉络，剖析其文学思想从女性视角向人类共同困境书写的拓展；二是跨学科创新研究，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学者借助专业理论，解析其作品中的权力伦理、民间秩序及语言艺术等跨学科价值；三是文学计算分析，借助 AI 工具进行文本数据分析，通过关键词频次统计、人物关系图谱等揭示创作特点。铁凝的作品扎根中国现实，描写人类共同情感与价值，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铁凝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志性作家，凭借作品的“中国底色”与“人类关怀”跻身世界杰出作家之林。

关键词：铁凝；伦理选择；跨学科研究；文学计算分析；中国当代文学

作者简介：聂珍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浙江大学荣休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跨学科研究。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跨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批号：21AWW00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Preface

Abstract: To advance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oster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orld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has launched the “World Eminent Writers and Cutting-Edge Scholarship” forum. This special issue, dedicated to “Studies of Tie Ning’s Literary Writing and Thought,” compiles 20 research articles that offer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the literary practice and intellectual vision of Tie Ning, a preeminent figu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contributions are grouped into three thematic categories, providing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s on her work: (1) Expert Depth Studies, featuring senior scholars who trace the evolution of Tie Ning’s writing and analyze the expansion of her literary thought from a feminine perspective towards depicting universal human dilemmas; (2)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wherein scholars from fields such as law, sociology, and linguistics employ specialize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o analyze the cross-disciplinary value of her works, including power ethics, folk order, and linguistic artistry; (3) Computational Literary Analysis, applying AI tools for textual data analysis, utilizing methods like key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and character network visualization to reveal distinctive creative features. Tie Ning's writing,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realities while portraying shared human emotions and values, constitutes a vital component of world literature. As a seminal write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ie Ning has secured her place among the world's eminent authors through the "distinctly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profound humanistic concern" embodied in her oeuvre.

Keywords: Tie Ning; ethical choic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computational literary analysi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uthor: Nie Zhenzhao, FBA, MAE, is Professor and Yunshan Chair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nd Emeritus Professor at Zhejiang University. He is an International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and a Foreign Member of the Academia Europaea. His main research focuses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Email: niezhenzhao@163.com).

—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际文学艺术领域的学术话语总体上由西方学界和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学术期刊较少以专栏或专刊形式，系统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介绍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尽管中国作家与学者已取得突出成就，在国际舞台上逐步崭露头角，但要进一步提升其全球认知度，仍需持续发力、加强国际传播。我们不仅需要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更需要让世界深入感知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中国学术的原创价值。因此，有必要通过国际学术期刊，围绕中国优秀作家与学者开展专题研究，系统梳理他们的创作思想和学术贡献，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国际影响力。

为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学与学术的互鉴融通，提升中国文学和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建构文学和学术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际学术期刊《文学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ISL）计划推出“世界杰出作家与前沿学术研究”论坛。该论坛由“中国杰出作家与前沿学术研究”和“外国杰出作家与前沿学术研究”两个系列构成，将根据计划不定期推出中文版或英文版研究成果。根据专项研究计划，《文学跨学科研究》

将于 2025 年第 3 期推出“铁凝文学创作及思想研究专刊”，聚焦研究这位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代表性作家，集中展现其创作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专刊由 20 篇论文组成，大致分为三大研究类型，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对铁凝文学世界的多维度解读，力求推动铁凝研究从文本解读向价值阐释、从单一视角向跨域融通的深化。

第一种类型为“专家深度研究”，作者均为长期深耕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或专门从事铁凝研究的资深学者。这些论文凝结了学者们的长期研究积淀，不仅对铁凝的创作脉络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如从早期《哦，香雪》中乡村少女的纯真与悸动，到《玫瑰门》对女性命运与历史创伤的深沉叩问，再到《大浴女》对人性救赎的细腻勘探，直至《笨花》构建的乡土史诗与民族精神图谱，而且更深入铁凝的文学思想内核，剖析其如何以女性视角为起点，逐步拓展至对人类共同困境的观照，如何在日常叙事中熔铸对历史、伦理与人性的深刻思考。铁凝的创作始终扎根中国现实，亦能触及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精神命题。相关研究论文正是对这一特质的阐释，为读者理解铁凝创作的中国特色提供学术参照。

第二种类型为“跨学科创新研究”，作者来自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非文学专业领域。这些学者以各自学科的理论工具与思维范式为棱镜，为铁凝小说研究注入了全新视角与方法。法学学者从《无雨之城》中普运哲的权力困境切入，分析转型期中国社会权力伦理与个人道德的张力，探讨文学叙事对法治社会建设的互动意义；社会学学者聚焦《笨花》中笨花村的民俗礼仪与人际网络，解读农耕文明背景下民间社会秩序的生成与变迁；语言学学者通过分析铁凝小说中乡土方言与书面语的融合以及女性话语的独特表达，如《玫瑰门》中司猗纹的语言风格与心理映射，揭示其语言艺术的创新性与表现力。这种跨学科研究打破了文学研究的传统边界，正如铁凝作品本身兼具文学审美与社会分析价值一样，让文学文本成为连接不同学科的共同载体，为理解铁凝创作的社会深度与文化广度提供新的路径。

第三种类型为“文学计算分析研究”，作者借助人工智能平台与量化分析工具，对铁凝的小说文本进行数据化解读与可视化呈现。例如，通过对铁凝全部长篇小说的关键词频次统计，可清晰看到“命运”“救赎”“土地”“女性”等核心主题的演变轨迹，从《玫瑰门》中“女性”“压抑”的高频出现，到《笨花》中“土地”“民族”的占比提升，直观呈现其创作视野的拓展。通过人物关系网络图谱分析，可精准捕捉《大浴女》中尹小跳、章妩、唐菲等人物的情感联结强度，量化解读家庭伦理矛盾的张力结构。通过语言风格相似度对比，可客观印证铁凝从早期抒情性叙事到成熟期思辨性叙事的风格转变。这种研究方法以数据为支撑，为传统文学研究的定性分析提供了定量补充，不仅可以发现人工阅读难以察觉的文本规律，还可发现特定意象的重复频次与象征意义的关联。计算工具丰富了对铁凝创作艺

术性与规律性的认知，为文学研究的科技赋能提供了实践案例。

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各有特点：专家研究保证了学术深度与文本阐释的准确性，是理解铁凝创作的学术基础；跨学科研究拓展了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边界，是融合铁凝研究多学科对话的跨界实践；计算分析研究则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工具，是AI赋能铁凝研究的科学路径。三者相互补充、彼此印证，共同构成对铁凝文学世界的立体解读，既坚守文学研究的审美本质，又吸纳跨学科与科技手段的创新优势，力求全面、深刻地呈现铁凝创作的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

铁凝的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作家对人生、历史、民族等永恒命题的思考，其作品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怀、对复杂人生的分析、对中国现实的洞察、对未来梦想的追求，既是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寄托。因此，本期专刊的推出不仅是对铁凝个人创作的学术梳理，更是中外文学对话的一次重要实践。我们期待通过这些多元视角的研究，让国际学界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也让中国文学的优秀成果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学的对话体系。

当然，学术研究的价值终究需要读者的检验与同行的讨论。本期专刊所收录的论文仅为当下铁凝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未来仍需更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探讨。我们愿以此为起点，邀请更多中外学人参与到中国当代作家的研究与传播中来，共同为推动中外文学交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贡献力量。

二

计划推出“铁凝文学创作及思想研究专刊”，是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做出的共识性选择。中国的伟大作家是一个群体，他们各自用创作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化记忆。在这个群体中，铁凝是独特的一个。她用数十年的笔耕，将个人成长与时代变迁、女性视角与人类共情、日常叙事与精神叩问有机融合，形成了独属于她的文学世界。正是这一特点，奠定了她在当代文坛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也为世界文学画廊增添了中国光彩。

回溯铁凝的创作起点，能清晰看到她与文学的先天羁绊。16岁 时，尚在少女时期的她就写下短篇小说《会飞的镰刀》，以充满灵气的笔触勾勒乡村生活的鲜活图景。这份稚嫩却真挚的试笔，得到了《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的肯定，让她坚定了当作家的人生选择。她这篇被收入文集《盖红印章的考卷》（1975 年）的处女作，虽带有风华少女的青涩，却已显露出她捕捉生活细节的敏锐与对普通人命运的天然关切。这种特质并非后天刻意培养，更像是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仿佛她天生就懂得艺术创作要“贴近人生、贴近社会，深入生活”（韩晓东 01 版）。如果说《会飞的镰刀》是她文学之路的试笔之作，那么 1979 年发表的《灶火的故事》便标志着她的创作走向成熟。这部小

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既没有刻意的苦难渲染，也没有空洞的道德说教，却在平淡叙事中传递出人的坚韧与温暖。彼时的铁凝尚是初涉文坛的青年，却能将思想深度与艺术表达拿捏得恰到好处，令人佩服。这种超越年龄的成熟，得到著名作家孙犁的赞扬：“好小说，以生命之笔为之，曲直之间，大爱的情思，大美的趣味，弥漫在审美的世界里”（转引自 汪兆骞）。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踏上写作之路开始，铁凝的创作始终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她的作品如同一部文学版的中国社会变迁史，记录下城乡伦理的裂变、社会结构的转型与个体精神的困境，这种与时代同行的特质，让她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不同于部分作家执着于宏大叙事或先锋实验，铁凝始终聚焦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和生活。例如，《哦，香雪》中台儿沟少女对现代文明的懵懂向往——那列穿行在山间的火车，不仅载着香雪的铅笔盒，更载着一代人对外面世界的憧憬。《玫瑰门》中司猗纹在历史夹缝中的挣扎与扭曲，那个在传统与现代、压抑与反抗中撕裂的女性，是无数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的缩影。再如，《笨花》中向氏家族在清末至抗战风雨中的坚守乡土——笨花村的棉花地、庙会、婚丧嫁娶，不仅是冀中平原的民俗画卷，更是中华民族于苦难中生生不息的精神见证。在铁凝的笔下，没有英雄传奇，只有平凡人生。那些为生计奔波的人、为情感困惑的人、为理想守望的人，都是我们身边的邻居、朋友，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她精准捕捉到社会变迁中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既有因观念差异产生的分歧，也有因共同命运凝聚的连接，更有最终在理解与包容中达成的融合，这种对人与时代共生关系的深刻认知，让她的作品超越了个人叙事，成为解读中国社会的典型文本。

铁凝是一位有智慧的作家，拥有“窥透一些属于人类永恒的、不变的东西的能力”（铁凝 王尧 15）。她始终坚守文学的核心价值，拒绝为迎合市场而放弃对精神高度的追求。她的创作从不脱离生活这一源头，更不满足于对生活的表层描摹，而是主动穿透生活的表象，深入其中寻找生活的真谛。她将文学与平凡个体的生命体验联结，每个角色的喜怒哀乐都让人感同身受。她将平凡生活同现实社会的脉搏律动紧密融合，每个故事都带有时代烙印。她将文本书写与生活思考、内心叩问、理想追求紧密结合，每一个词汇都拥有触动心灵的力量。在《大浴女》中，她写尹小跳因妹妹溺亡而背负一生的罪恶感，那种贯穿岁月的内心挣扎和自我救赎，不仅是一个年轻女性在伦理困境中寻求精神出路的艰难历程，更是人类对道德与良知的永恒追问；在《无雨之城》中，她写普运哲在权力与情感之间的伦理选择，那个在仕途理想与人性底线间挣扎的市长，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铁凝从不回避生活中的苦难与矛盾，却也从未让作品陷入忧郁与绝望。她笔下的人物或许会迷茫、会犯错、会痛苦，甚至悲观、绝望，但最终总能在对美好理想的坚守中找到前进的路。

铁凝的小说尤其是她的四部长篇，都隐含有一种神秘而强大力量，总是闪耀着诱人的光，照亮着人们在朦胧中寻找美好未来的道路。她笔下的故事多描绘的是平凡的日常生活，却总能在平淡的细节中蕴藏着深刻的启示，比如香雪对知识的渴望，取灯为抗日牺牲的勇气，以及尹小跳最终走进自己心灵花园的历程等。尤其难得的是，铁凝从未止步于表层描摹，而是让文字穿透现实的帷幕，触达心灵的深处，引发哲思。在她讲述的故事里，生活与信仰的矛盾不再是抽象的命题，而是化作具体的爱恨情仇；理想与追寻的路途也并非遥不可及的幻影，而是跌倒了再爬起，坚守与前行，从不言放弃。正是这份崇高的精神追求，她讲述的故事才具有了生命力，如冲破尘土的春日新芽，永远顽强，朝气蓬勃。她的作品从无沉郁的底色，而是充满了乐观与明亮，即便书写困境与不幸，字里行间也始终燃烧着希望的火焰，为人们送去光明。她小说中这份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温暖且永恒。

三

《玫瑰门》出版于1989年，是铁凝创作生涯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之前，她的《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麦秸垛》等中短篇作品以其纯净、诗的风格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而《玫瑰门》这部铁凝“倾注了太多心力”的长篇作品，不仅是她在创作体裁上的一次突破，更被她本人视作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铁凝，“自序”，《玫瑰门》1），“把生活的惨烈面撕开给人看的作品”（赵艳 铁凝 22）。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过程中，《玫瑰门》以锋利的笔触撕开传统性别文化的帷幕，其时代意义与创作价值远超普通女性题材小说，它既是特定历史语境下女性生存困境的时代写照，也是铁凝文学创作从中短篇转向长篇叙事的进阶作品。

《玫瑰门》聚焦女性命运，带有强烈的性别指向。“门”指向性别边界，门内是女性的私人领域，门外是男权社会的规训。从时代意义看，《玫瑰门》精准捕捉到西方女权思想与国内思想解放碰撞的文化脉搏。20世纪80年代，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被译介出版，引发中国知识界对女性主义的关注。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宽松的环境，不仅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而且改变了中国女性写作的潮流，突破了“十七年文学”中女性等于革命者的单一叙事模式。正是在这一时代底色里，铁凝通过司猗纹、宋竹西、苏眉三代女性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生活道路的不同选择，首次将女性困境置于历史—社会—人生的三维坐标中审视：司猗纹在封建包办婚姻与政治运动的双重作用之下，逐渐陷入心理扭曲的伦理困境，深刻揭示了男权秩序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碾压；宋竹西追求爱情自由与幸福生活的自我选择，恰如“鱼在水中游”（铁凝，《玫瑰门》341）的隐喻，展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苏眉的精神独立与出走的选择，是

新一代中国女性打破“悲剧轮回”魔咒的象征。这种书写打破了传统天使化母亲形象的神话，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确立了直面复杂人生的叙事基调。

在铁凝的创作谱系中，《玫瑰门》具有无可替代的转型与奠基价值。在此之前，铁凝的《麦秸垛》等作品虽已关注女性命运，但更多地聚焦于乡村女性的生存苦难，叙事带有浓厚的抒情与理想化色彩。与之相比，《玫瑰门》彻底转向对城市市民阶层女性心理的深度挖掘。以司猗纹自虐与虐人的复杂心理、姑爹雌雄同体的性别错位为切入点，摒弃了非黑即白的传统道德评判，直面人性中的“恶”与“暗”，把“不美好的、扭曲的女性”（赵艳 铁凝 23）真实地写出来。这种“去理想化”的叙事转向，是铁凝从青春写作走向成熟写作的标志。她不再满足于讲述令人不寒而栗的女性苦难故事，而是开始探索苦难如何塑造人生，人生如何改变命运的深层命题。

铁凝说：“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自序”，《玫瑰门》1）。铁凝用第三性视角观察中国女性的真实境况，剖析她们的复杂心理，在小说中对人、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挖掘，揭示女性的生存真相，展示她们的光彩。

《玫瑰门》中的主人公司猗纹是作者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画廊贡献的一个带有奇特光彩的新人，也是小说中最具复杂性的人物。她也是铁凝精心培育的并包含着铁凝对人生、对人性、对女性认识的悲剧性人物。司猗纹早年被迫接受封建包办婚姻，在丈夫的冷漠与家族的压抑中消磨掉少女的青春活力。中年遭遇政治运动，为求生存她不得不学会自我贬低和察言观色，甚至将压抑的痛苦转化为对家庭的控制，如对儿媳的挑剔、对孙女苏眉的精神束缚等。司猗纹是传统女性被父权秩序异化的典型。铁凝没有将她塑造成单纯的受害者，而是描写她的双重人格，既写她在男权秩序中被异化、被压制的创伤心理，也写她通过放纵自己以惩罚男性的道德危机。与司猗纹不同，宋竹西拒绝接受贤妻良母的角色设定，主动追求爱情，甚至以离经叛道的姿态挑战传统道德，是80年代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代表。苏眉目睹了司猗纹的扭曲、宋竹西的挣扎，最终选择以出走的方式逃离原生家庭的束缚。她的成长道路是对前两代女性命运的反思与超越，是新一代女性对性别自主的探索和追求，也是敢于自我选择和顽强追求新生活的代表。这些复杂人物既体现了铁凝的文学观念，也展示了她观察和描写女性人物的第三性视角。小说创造性地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和第一、二人称内心独白的混合叙事模式，既保证了历史场景的客观性，又实现了人物内心的私密性表达。这种第三性的叙事实验，不仅为女性心理学和女性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文学样本，也为铁凝后续作品的叙事史诗积累了经验。

《玫瑰门》不仅是铁凝创作转型的标志，更是为她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新

范式。在其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女性立场、人性思考、叙事美学，如同一条隐秘的线索，贯穿始终，铸就了铁凝独特的文学风格。一方面，小说中对女性自我觉醒的思考，在《大浴女》《笨花》等后续作品中得到延续。例如，《大浴女》中章妍、尹小跳母女的情感纠葛，是对女性在情爱与道德冲突中如何选择的进一步探讨。《笨花》将女性命运与家国历史紧密结合，描写向喜家族兴衰的历史，这是铁凝对宏大文学叙事的新拓展。另一方面，《玫瑰门》直面中国女性真实的人生选择，超越了铁凝此前的创作。《哦，香雪》中乡村少女的清纯，《飞行酿酒师》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等，都在《玫瑰门》中得到深化。铁凝拒绝将人物扁平化、符号化，始终以细腻的笔触剖析人生选择的复杂过程。显然，铁凝的理性思考拓宽了女性主义的叙事视野，超越了女性主义文学的范畴，实现了从单一叙事到混合叙事的突破。

《玫瑰门》通过对司猗纹等城市女性的书写，打破了铁凝此前作品中理想化的叙事惯性，完成了从讲述苦难到探索苦难如何塑造人生的思想跨越，不仅构建了铁凝独特的叙事美学框架，而且构建了主导其写作小说的文学思想。就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而言，《玫瑰门》是8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里程碑，更是铁凝文学创作的精神源头。它对女性如何实现自我觉醒的思考，在铁凝后续作品中得到不断深化与拓展。它所确立的叙事美学、人生思考与女性立场，一直潜藏在铁凝数十年的创作中，成为她细腻观察人生，真实书写时代的文学理念。

《玫瑰门》是铁凝对其早期中短篇创作的总结与超越，它所承载的思想与理想，不仅成就了铁凝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的独特地位，更以其对女性生存与人的本质的深刻思考，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份兼具时代价值与永恒意义的文学范本。可以说，《玫瑰门》铸就了铁凝此后数十年的文学风格与价值立场的基础，构成了铁凝小说创作的基因，成为理解其整体创作的核心密钥。

四

在铁凝的创作谱系中，1994年出版的《无雨之城》是她创作的一次重要转型。她尝试写作更贴近市场的、带有通俗色彩的都市情感故事，用更轻盈的叙事节奏展现都市人的情感纠葛与生存状态。小说出版后迅速成为畅销书，吸引了大量读者。铁凝是一位对自身创作有高度自觉和要求的作家。《无雨之城》取得的巨大成功似乎“吓着”了她，导致铁凝“心怀忐忑”，开始“怀疑起这部作品的艺术品质”，自以为“不够厚重”（铁凝，“自序”，《大浴女》 1），1996年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铁凝文集》（5卷本）时，铁凝把它排除在文集之外。十年后，铁凝终于发现这部作品不仅锻炼了她写作长篇小说的能力，而且成为她后来创作《大浴女》《笨花》的衔接和铺垫。

《无雨之城》的书名十分巧妙，它与小说的叙事内核、人生隐喻紧密关联，既包含对欲望与秩序关系的思考，也暗含对现代都市精神困境的审视。“无雨”是对“无欲”的反讽性解构，表层含义是对自然气象的虚拟，深层则是对人的欲望的隐喻，对欲望横流后虚假平静的反讽。小说以副市长普运哲的婚外情为导火索，牵扯出婚姻背叛、权力博弈、底层勒索等多重欲望纠葛，如葛佩云为捍卫婚姻偷拍丈夫出轨证据，自己贺为个人利益勒索葛佩云，陶又佳在情感与现实中摇摆。所有这些人物的选择都受欲望驱动，但都维持着表面的平静。这种欲望涌动却刻意压抑的状态，恰如“无雨之城”的气象特征，看似晴朗有序，实则欲望涌动，酝酿着危机。铁凝以“无雨”反讽“无欲”的虚假性，揭示出现代都市欲望横流的生活真相。

《无雨之城》标志着铁凝的创作视野从女性群体向社会全景的拓展。《玫瑰门》聚焦女性在男权与历史中的伦理困境，书写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挣扎，而《无雨之城》则跳出单一性别视角，将普运哲个人的伦理选择置于90年代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社会语境中，将权力晋升的诱惑、媒体记者的身份特性、市民阶层的生存焦虑融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权力与道德博弈的社会图景。普运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反派人物。他的苦闷与挣扎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在权力场中普遍存在的伦理困境：既渴望实现政治抱负，又难以抵御情感与利益的诱惑。这种对非典型人物的复杂刻画，打破了创作界受害者与施害者二元对立惯常模式，让铁凝的小说叙事更具广度，为《大浴女》中章妍、尹小跳等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无雨之城》是铁凝从女性命运书写转向广谱人性洞察的重要节点。相较于《玫瑰门》以三代女性命运为纵向线索、依赖人物成长史推动故事的叙事模式，《无雨之城》第一次尝试以事件为核心的横向结构，将“一张底片”作为伦理叙事的驱动，串联起副市长普运哲的婚外情、妻子葛佩云的反击、市民自己贺的敲诈三条伦理线索，形成“权力场—情感场—社会场”的三重张力。这种多线索交织、偶然性驱动的结构，打破了《玫瑰门》的线性叙事模式，让铁凝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与社会场景中纵横捭阖，平衡叙事节奏，揭示人物心理。在小说叙事中，藏有底片的高跟鞋的丢失是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偶然事件。它触发自己贺的敲诈，倒逼普运哲在仕途与情感间进行选择，这种以小见大的结构巧思，在《笨花》中向家兴衰与时代变迁的叙事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可见《无雨之城》的结构实践为铁凝后来驾驭宏大题材提供了经验。

《无雨之城》尽管被铁凝自己称为“游戏之作”（赵艳 铁凝 28），但它是一部思想和艺术价值极高的严肃作品。小说深入挖掘个人的普通心理、行为逻辑与深层需求，剖析相似情境下共有的反应模式与内在动机，不仅在叙事结构上为后续创作奠定基础，更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社会症候的敏锐捕捉，为时代写下独特的注脚。

从时代意义看，《无雨之城》精准捕捉到80年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道

德焦虑，是一部解剖现代都市人生的社会寓言。在那个时代，传统价值观不断遭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与利益的交换，普运哲的伦理困境正是这一时代症候的缩影。他在升迁的关键时刻放弃情感，看似是理性选择，实则暴露了权力对人的异化。当仕途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道德与情感便沦为可牺牲的成本。小说中自己贺借助底片进行敲诈的行为，更折射出市井阶层在社会转型中的生存焦虑与道德失守。铁凝以克制的笔触避免了对人物的道德审判，而是通过底片最终被扔进灶火的隐喻，暗示这场权力与情感的博弈最终归于虚无，既批判了权力对人性的侵蚀，也引发了读者对何为真正的成功的反思，具有强烈的时代警示意义。

初读铁凝的《无雨之城》，对于我这个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细读之后才发现这部小说与我所熟悉的诸多西方经典作家的创作有着内在共鸣。尽管铁凝并未刻意模仿，但她的文字与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等伟大作家的作品仍有诸多精神契合。例如，同托尔斯泰的小说如《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1877）相比，它们都关注道德救赎的主题。安娜的悲剧源于对传统道德的反叛，最终通过死亡实现道德救赎；而《无雨之城》中的普运哲并无救赎意识，他的选择是被动的、功利的，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世俗性选择。他的选择没有崇高的道德冲突，只有现实利益的权衡。与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1886）相比，两部作品都以“市长”为主角，聚焦权力、情感与道德的交织叙事，但亨查德的悲剧源于性格缺陷与迷信思想的桎梏，而普运哲的不幸则源于他的政治抱负与情感的冲突导致的道德焦虑。普运哲的每一次危机都是由他的非理性意志引起的。哈代强调落后时代的思想如何影响人的伦理选择，强调错误选择导致的伦理悲剧。在铁凝的叙述里，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权力规则、市场经济如何影响了一位官员的人生。尽管表面上铁凝像哈代一样强调宿命对人的影响，但她实际上揭示了普运哲的人生仍然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

正是通过对普运哲以及同他相关人物伦理选择的书写，《无雨之城》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特色，既能够回应西方文学对人与权力关系的思考，又能够反映特殊年代里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

五

在铁凝的创作谱系中，《大浴女》是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作品，它既延续了《玫瑰门》对女性精神困境的挖掘，又吸纳了《无雨之城》在叙事结构上的创新，还为《笨花》的宏大历史叙事提供了灵与肉的冲突范例。

《大浴女》的书名极具张力，构建起“艺术原型+精神隐喻+叙事功能”的三维阐释空间，既关联西方绘画传统中的救赎母题，又暗合小说中女性自我救赎的伦理叙事，更承载着铁凝对人的净化与重生的深层思考。

小说书名的选择显然受到法国画家塞尚（Paul Cézanne）的油画影响，但铁凝并未止步于简单的意象借用，而是将视觉艺术作品的核心母题，创造性转化为承载小说精神内核的文学符号。塞尚的油画以明丽色彩与丰腴的女性身体，构建了自然生命力与人文主义乌托邦相互融合的形象，铁凝的小说也同样以“浴”为核心意象，但她解构了这种乌托邦形象。在油画中，“沐浴”是身体的舒展与净化，而小说中的“沐浴”则是灵魂的拷问与救赎。

塞尚的油画以极简的线条与厚重的色彩，剥离了世俗欲望，呈现出一种原始而纯粹的生命质感。铁凝借用这一艺术原型，并非简单复刻“沐浴”的场景，而是抽取其中欲望和净化的内核。“欲”和“浴”同音异义，前者在文学创作中常与肉身欲望的书写相联，是触及人本能的常见表达，而后者是铁凝的巧妙借用，用以表达通过洗浴实现道德净化的过程。

当看到“大浴女”时，读者首先联想到的是艺术史上的经典意象，甚至把“大浴女”误读为“大欲女”。这种先入为主的“大欲女”审美认知，会引导读者沿着通俗情爱的惯常思维进入浅层解读，而“大浴女”则能引导读者超越感官经验，在道德层面对“人的净化”这一严肃命题进行深层思考。

从铁凝创作发展的脉络来看，《大浴女》并非其创作风格的转折，而是将此前灵与肉的冲突所导致的伦理选择，升华为多维度、多层次的伦理书写。在此之前，铁凝的创作已聚焦于原始欲望与理性冲突的叙事，例如《玫瑰门》通过不同人物描写了原始欲望与理性意志的冲突，揭示了由生存本能主导的伦理选择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无雨之城》讲述的社会转型期发生的伦理选择故事同样如此，即使普运哲这种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也不能例外，要么由权力要么由情感主导自己的选择。作为副市长，普运哲的理性受到官员身份的约束，需要维系公众面前的道德形象，但是作为一个自由存在的生命个体，他的选择又受制于他无法抑制的原始欲望，导致他的理性与欲望的冲突，导致他相互矛盾的伦理选择。《大浴女》的创作，标志着铁凝对灵与肉的冲突有了新的认知、对人物不同的伦理选择有了新的理解，已经从感官层面的心理分析进入伦理层面的哲学书写。

在铁凝创作发展的进程中，《大浴女》是一部将人生的心理分析提升到精神和道德分析层面的作品，因而显得比以往任何一部作品都要有道德震撼力。《玫瑰门》以司猗纹的扭曲人生揭露男权与历史对女性的碾压，侧重女性的心理分析。《无雨之城》通过普运哲的权力和情感的冲突展现社会转型期人们所经历的伦理选择困境，揭示社会规则下个体选择的复杂性。《大浴女》同此前的作品不同，它在伦理范式中描写人的原始欲望和自我选择，揭示人在伦理选择中的心理变化和精神追求。

小说以章妩、唐津津为原始驱动，以尹小跳的情感历程和唐菲的身世追寻为伦理线，以章妩一家人的生活事件为伦理结，在一个异常复杂的伦理环境中将人的欲望、情感、精神真实地书写下来，为现实中的人提供生活的教

诲。唐菲是一个身世悲惨、极其令人同情的人，也是小说中最为引人关心的人。可以说，她不仅是《大浴女》甚至是铁凝所有小说中最难让人遗忘的人物。即使在世界文学最优秀的女性形象中，她也可以位列其中。

唐菲作为私生女，她渴望父爱，但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她一直在寻找父亲，但是到死既没有找到父亲也没有得到父爱。母亲早逝、舅舅自杀，她彻底沦为无依无靠的“社会弃儿”。在物质匮乏与精神压抑的双重挤压下，她的身体异化成为唯一的生存资本。她混淆了原始肉欲与道德情感的本质属性，像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笔下包法利夫人、劳伦斯（D. H. Lawrence）笔下查泰莱夫人一样放纵自己，每一次非理性选择都源于用肉体换取生存资源的扭曲逻辑。尹小荃溺亡事件后，她目睹了尹小跳的愧疚与挣扎，也知道自己的沉默会加剧对方的负罪感，但她并未选择忏悔，反而以更频繁的肉体放纵麻痹自己。她用肉欲消除灵魂之痛，结果变得愈加痛苦。多次堕胎让她失去了生育能力，与不同男人的纠缠让她染上性病，最后身体失去利用价值，只剩下被抛弃、被摧残的命运，在贫病交加中悲惨死去。

唐菲是一个在灵与肉的撕裂中带着满身伤痕挣扎的普通女孩，她的堕落是对生存苦难的沉痛回应，她的悲剧是对肉欲泛滥的血泪警示。唐菲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孤独女性在特殊时代的生存困境，还让我们思考当尊严与生存冲突、道德与困境交织时，人应该如何守住自我。这种直击灵魂的追问，正是唐菲形象最珍贵的道德教诲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唐菲才能超越《大浴女》的文本边界，在世界文学的女性形象中占据独特地位，成为一个让我们久久无法遗忘、不断回味与叩问的文学典型。

在《大浴女》中，尹小跳不同于唐菲，她不是传统意义上完美的道德符号，而是一个在欲望与理性的自我选择中维系平衡的现代女性形象。她背负着尹小荃溺亡的道德枷锁，没有在沉沦与挣扎中迷失自我，也没有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在激情中走向毁灭。她能够在欲望的浪潮中保持清醒，守住道德的底线，在伦理困境中完成自我救赎，最终成为铁凝笔下“灵肉和谐”的典范。她是一个完全可以同安娜·卡列尼娜媲美的女性形象，从她身上能够窥见东西方文学中女性道德选择的深层差异与精神共鸣。

尹小跳的道德选择，始终有一条理性的准线，会在情感冲动时自我警醒，如在面对方兢的诱惑、陈在的包容时，她的理性始终没有让位于情感。她不将情感当作逃避自我的工具，也不把他人当作填补创伤的载体，更不会为了一时的欲望满足，放弃对理性的坚守。但是，她的理性不是压抑欲望的冰冷枷锁，而是理解欲望的温暖导师，引导她在欲望与理性、情感与责任之间做出正确选择。她对自己负责、对他人尊重的道德自觉，是激情赴死的安娜不能抵达的道德高度。

尹小跳是同唐菲形成对照的人物，她们都是世界文学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女性形象。通过她们，《大浴女》精准捕捉到“后文革时代”的集体精神症候。铁

凝用不审判、不美化的笔触，把她们写成时代的精神标本。铁凝对时代人生的真实书写，比同期许多伤痕文学更具持久的反思价值，也为当代读者理解集体记忆与个体命运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文本。

《大浴女》是铁凝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它对人生价值的深层挖掘、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捕捉，尤其是对人物心灵的精神解码，表明铁凝的创作实现了艺术和思想的全新突破。例如，在尹小跳同方兢的关系破裂后，小说通过她在睡梦中同陈在的幽会，把她精神层面最真实的情感和心理坦露出来，不留一点隐私。她在彻底断绝了同陈在的关系后，在冥想中拉着自己的手走进了她内心深处的花园，去发现、开垦、拔草、浇灌这座花园，让肉体和心共同沉入了万籁俱寂的宁静。小说中这些难辨虚实的、亦真亦幻的书写，都是心理解剖和精神分析的绝妙范本。

就《大浴女》的深刻思想与精妙艺术而言，它无疑是一部世界文学经典。王蒙评价说：“铁凝写了一本不同凡响的书，这同时是一本相当讲究的书，集穿透与坦诚、俏丽与悲悯、形而下的具体性与形而上的探寻性苍茫性于一体”（121）。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也说：“如果让我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选出这十年间的十部作品的话，我一定会把《大浴女》列入其中”（铁凝 大江健三郎 莫言 46）。

六

铁凝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自有特点，但《笨花》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作品。它既延续了《玫瑰门》对人生深度的挖掘、《大浴女》对心理的深刻解剖、《无雨之城》对社会转型的思考，又跳出此前聚焦女性命运和个体困境的叙事结构，以冀中平原笨花村向氏家族的兴衰为轴心，将清末至抗战的五十年历史熔铸于乡土日常生活中，构建起一部大历史与小故事相互交织的乡土史诗。

从铁凝创作发展的特殊价值看，《笨花》实现了叙事视野与人生书写的双重突破，以及从个体叙事到历史观照的艺术升华。此前的《玫瑰门》以司猜纹的扭曲人生揭露男权与历史对女性的碾压，聚焦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大浴女》以尹小荃之死为核心，探讨个体在历史创伤中的道德救赎，但仍未脱离个体命运的叙事结构；《无雨之城》虽拓展至权力与情感生活的选择，但仍局限于城市中产阶层的狭窄场域。而《笨花》不同，它首次将叙事视角从个体尤其是女性提升至民族与文明选择的高度，在不自觉中渗透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识。

《笨花》以向喜从农民到将军，再到解甲归田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笨花村的农耕劳作、婚丧嫁娶、抗倭保家，既写了向喜在军旅中的家国担当，也写了同艾在男权伦理下的隐忍坚守；既写了取灯为革命牺牲的壮烈，也写了西贝牛侍弄土地的质朴。这种多人物、宽时空的叙事，打破了此前作品的视阈，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乡土叙事格局。小说像一个风俗博物馆，从棉

花地窝棚习俗到四月庙会仪式，从织四蓬缯被褥到起粪劳作的细节，全方位还原了冀中农耕文明的本来面目。这种对民间生活的精微描绘，形成了铁凝扎根乡土、观照民族的叙事基调。

向喜这一核心人物极具深意。他6岁随刘秀才诵读《孟子》《论语》，深谙“孝悌”之道，考武时能精准解读“未有仁而贵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厚其君者也”（铁凝，《笨花》29），将儒家伦理内化为行为准则。其父“向鹏举”的名字，更隐喻着向家尚武报国的理想。家中残存的石锁、弓箭、长矛等兵器，不仅是尚武世家的印记，更是向喜从戎选择的伦理伏笔。尤其在1895年甲午战争的背景下，向喜弃农应考从军，这一选择并非出于宏大的英雄叙事，而是源于质朴的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面前的道德选择与担当。这种非典型英雄的刻画，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高大全的人物范式，让历史选择回归普通人的伦理选择。

除向喜外，小说中其他人物的人生道路，同样交织着对伦理选择的思考与道德责任的担当。同艾以织四蓬缯被褥和做馄饨的日常劳作，将传统女性的贤良内化为生活本能，但在男权秩序与革命洪流的夹缝中，又不得不默默承受着情感压抑与自我牺牲，这份顺从背后是传统女性对家庭伦理的被动坚守。取灯作为“生在宜昌、长在保定的洋闺女”（铁凝，《笨花》183）¹，带着西洋音乐、礼品包装的现代认知回到笨花，她的“又短又宽的脚”（183）与向家血脉相连，让她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中完成自我选择，最终系上皮带投身抗日，成为新旧交替时代里突破传统却不忘根脉的精神象征。即便“浪荡女子”小袄子，她出卖取灯的行为也绝非出于纯粹的恶，而是乱世中底层女性求生本能的悲剧性选择。这些人物不再是非黑即白的受害者或施害者，而是历史洪流中真实存在的个体。这种书写超越了《玫瑰门》中的二元对立，也比《大浴女》中隐含的道德审判更具包容性，表明铁凝对人生的书写从批判揭露走向了理解与共情。

同时，《笨花》通过历史书写与现实思考实现了对历史与人生关系的深度重构。《玫瑰门》《大浴女》中的历史多以背景形式存在，服务于人物命运的展开；而《笨花》则将历史嵌入乡土日常生活中，让重大历史事件，如直奉战争、七七事变等通过笨花村人的生活变化得以显现。向喜参军是因清末征兵制度的变革，取灯抗日是因日寇入侵引发的民族道德觉醒，向桂将花坊从笨花迁到县城，并改名“裕逢厚”，则是市场经济竞争与家族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暗合社会转型期的经济伦理变迁。即使钻花窝棚的民俗，也随时代变迁暗含乡土伦理。这种历史生活化的书写，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洞，又让人生在历史洪流中更显真实。

小说对民俗与日常的精微描摹，让其成为一部冀中农耕文明的活态百

¹ 本节有关《笨花》的引用均出自铁凝，《笨花》（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以下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科，如盖房上梁的仪式、雕有牡丹芍药的花墙、两扇黑漆街门旁的磨砖对缝柱子，都承载着传统建筑中的吉祥寓意。四月二十八火神庙会的“外地商贾云集、搭棚唱戏五天”（431），六月十五水神庙会的冷清，九月初三城隍庙会的复兴，勾勒出乡土社会的时间节律；甚至“徒歌干唱，不入丝竹”（469）的戏班、《马前泼水》《窦娥冤》等剧目，以及向文成自编自导的抗日新戏《光荣牌》，都成为历史变迁的文化注脚。这些细节不仅体现了铁凝扎根生活沃土的创作理念，更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社会学学者可借此分析乡土社会的秩序构建，民俗学学者能挖掘其仪式背后的文化心理，语言学学者则可研究“笨花方言”与书面语的融合方式，展现地方话语的独特魅力。

《笨花》的深刻之处，不在于它是一部怀旧的乡土挽歌，而在于它书写的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渴望。现代史与外来的文化碰撞，展现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图景。小说展现的外来文化清晰可见：梅阁在“炊烟缭绕的炕头”和“黯淡的油灯下”（122）研读《新约全书》，跟随国文先生到瑞典传教士山牧仁修建的福音堂做礼拜，在黄土村落中构建起另一个世界；向文麟迷恋英文、历史与西洋音乐，用自动换盘留声机播放贝多芬的《英雄》、圣桑的《天鹅之死》，与顺容买来的评戏《小老妈开磅》《洋人大笑》形成趣味对比；取灯模仿外国人当场打开礼品的习惯，向家人普及“雪花膏的主要成分是硬脂酸”（382）的科学知识，甚至用“恁家”的称呼唤醒对笨花的归属感，这些细节生动描绘了外来文化如何融入乡土日常生活，又如何被本土文化改造、融合。

这种文化碰撞的书写，让《笨花》超越了一般乡土小说的怀旧基调，成为解读近代中国文明转型的重要文本。正如哈代通过“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书写英国社会变迁一样，铁凝也通过向喜、取灯等人“从笨花到保定、宜昌、汉口”的空间流动，揭示了村民思想观念转变的社会路径：向桂将花坊迁到县城并采用中西合璧的陈设如硬木条案与棕红色皮沙发共存、藻井彩绘与割花地毯相映，向文成绘制“向家巷就像人五脏里的胃”（383）的地图，甚至甘运来对笨花蓝天的眷恋，都在细微处勾勒出乡土中国走向现代的心路历程。通过铁凝的书写，笨花村成为中国近代乡村的缩影。

将《笨花》与世界乡土文学经典对照，更能凸显其艺术高度与独特价值。《笨花》不仅标志着铁凝的创作从女性叙事走向人类的宏大叙事，更以对民族精神与民间伦理的观察，使其跻身世界最优秀的乡土文学之列，堪比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对英国乡村风俗的细腻书写、哈代对威塞克斯农村转型的深沉描画、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对俄国乡村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刻剖析、托尔斯泰对俄国贵族与平民命运交织的史诗性书写、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对美国南方庄园文明衰落的悲情回望。这些包括铁凝在内的世界文学巨匠皆以乡土为锚点，将特定地域的生活肌理与民族的精神特质、时代的变革浪潮深度绑定，如乔治·艾略特以《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1871-

1872) 的市井日常生活解剖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伦理, 屠格涅夫则在《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 1862) 中精准捕捉新旧思想交锋下的个体迷茫与孤独, 哈代以《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 中威塞克斯乡野的变迁映照工业文明对农耕秩序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 哈代揭示的是农村人口在资本化进程中的悲剧, 而铁凝揭示的是由笨花村人所代表的中国庞大农村人口在革命进程中的觉醒。铁凝异质同构的中国乡村书写, 与他们形成跨时空呼应。她在《笨花》中以冀中平原的笨花村为圆心, 将清末至抗战的历史风云、农耕文明的民俗礼仪、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伦理选择与家国同构的道德追求熔于一炉, 既关注几代乡民不同的自我选择, 又以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展现笨花村人与时代共振的命运, 最终让这部中国乡土叙事的小说拥有了与世界经典对话的思想厚度。

在铁凝的所有作品中, 《笨花》无疑是其创作的巅峰之作。它集此前作品的优点于一身, 如《玫瑰门》的心理描写、《大浴女》精神分析、《无雨之城》的结构技巧,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视野、格局与思想的全面突破, 为新世纪乡土文学提供了新范式。这部乡土史诗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中国近代乡村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 更以对民族精神与人类生存的深刻洞察, 确立了铁凝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七

当我们在“世界杰出作家与前沿学术研究”的视域下, 细读“铁凝文学创作及思想研究专刊”的论文时, 一个清晰的结论已然浮现: 铁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作家, 更以创作中兼具中国底色与人类关怀的精神内核, 跻身世界杰出作家之林。

她以数十年的文学实践, 建造起一座立体的文学殿堂。四部长篇小说是支撑这座殿堂的坚实梁柱, 每一根梁柱都承载着不同维度的思想重量: 《玫瑰门》是“欲望之柱”, 承载的是对如何在肉与灵之间选择的思考; 《大浴女》是“救赎之柱”, 承载的是对内心花园的寻找; 《无雨之城》是“净心之柱”, 承载的是在社会转型期如何保持灵魂的纯洁; 《笨花》是“大义之柱”, 承载的是历史担当、民族责任。四部长篇小说无疑体现了铁凝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就, 但也不能忽视她的中短篇小说与散文的文学价值, 因为它们是殿堂中摇曳生姿的窗棂与雕饰, 没有它们就少了主干与枝叶共生的整体美感。例如, 《哦, 香雪》里乡村少女的纯真自然,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青春生命的鲜活张力, 《女人的白夜》里深邃复杂的女性情感, 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铁凝文学世界”。在这个由冀中平原和长江流域的文学世界里, 铁凝的书写突破了地域与文化的边界, 其中棉田的清香、农院的炊烟、街市的嘈杂、码头的喧嚣同乡民、商贾、军人等各色人物结合在一起, 共同传承着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变迁记忆, 触及人类共通的情感困境与精神追求。对

尊严的坚守、对救赎的渴望、对家园的眷恋，恰是铁凝创作扎根大地仰望星空的特质，让她的创作获得了跨越国界的文学共鸣，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中中国叙事的东方画廊。

面对这座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步积淀而成的文学矿藏，本期专刊尝试用“专家研究 + 跨学科研究 + 人工智能研究”的方法挖掘和开采。我们深知专家研究的深度是学术根基：长期深耕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能精准把握铁凝创作的中国语境与文学传统，为所有研究提供可靠的文本解读基础。跨学科研究打破学科界限，是扩大学术视野的研究方法：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学者的介入，能把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在一起，让铁凝作品的价值在更广阔的多学科视野中得到彰显。尤其是人工智能研究方法的运用，代表着未来的研究方向。由于受限于时间，专刊发布前铁凝研究的专门模型还未能完成。但我们相信，随着文本数据的积累、算法模型的优化，AI 技术必将为铁凝作品的“关键词图谱分析”“人物关系网络解构”“叙事风格量化研究”包括主题挖掘、人物解读、情感分析等提供新的工具，帮助我们对铁凝的文学创作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分析，达到人工研究无法达到的深度和精度。

铁凝是一位创作丰沛且思想深邃的当代文学大家，其作品无论是厚重的长篇小说，还是灵动的中短篇与散文，都蕴藏着丰赡的文化符号与深刻的思想内涵，有太多的深层价值需要挖掘，有诸多未竟的课题等待探索。由于受限于时间与篇幅，目前我们还不能展开系统性、全景式研究，仅能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兴趣进行初步探讨，希望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做些铺垫。我们期待，未来的铁凝研究能始终秉持开放、多元、创新的学术理念，既扎根文本实体，不脱离作品的原生语境，又勇于突破文学研究的边界，尤其是吸纳跨学科视角与科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铁凝创作中尚未被发现的价值，让她奉献给这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财富，在世界文学的对话中闪烁中国叙事的光彩。

Works Cited

韩晓东：“铁凝追述：‘总书记多次提到贾大山’”，《中华读书报》2014 年 12 月 24 日，01 版。

[Han Xiaodong. “Tie Ning Recall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Repeatedly Mentioned Jia Dashan’.”

China Reading Weekly 24 December 2014: 01.]

铁凝：《笨花》。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Tie Ning. *Clumsy Flower*.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自序”，《大浴女》（中国当代作家系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3 页。

[—. “Preface.” *The Bathing Women*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ers Serie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1-3.]

——：“自序”，《玫瑰门》。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1-2 页。

[—. “Preface.” *The Gate of Roses*.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1-2.]

铁凝、大江健三郎、莫言：“中日作家鼎谈”，《当代作家评论》5（2009）：46-57。

[Tie Ning, Kenzaburo Oe and Mo Yan. “Roundtable Discussion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Writers.”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5 (2009): 46-57.]

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6（2003）：10-21。

[Tie Ning and Wang Yao. “Literature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Defend the Mental Health and Inner True Nobility of Mankind.”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6 (2003): 10-21.]

王蒙：“读《大浴女》”，《读书》9（2000）：112-121。

[Wang Meng. “Reading *The Bathing Women.*” *Dushu* 9 (2000): 112-121.]

汪兆骞：“拥抱人民的战士作家孙犁”，《北京晚报》2020年2月5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GB/n1/2020/0205/c404064-31571521.html>. Accessed 1 Sept. 2025.

[Wang Zhaoqian. “Sun Li, the Soldier-Writer Who Embraces the People.” *Beijing Evening News* 5 February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GB/n1/2020/0205/c404064-31571521.html>. Accessed 1 Sept. 2025.]

赵艳、铁凝：“对人类的体贴和爱——铁凝访谈录”，《小说评论》1（2004）：22-28。

[Zhao Yan and Tie Ning. “Tender Care and Love for Humanity: An Interview with Tie Ning.” *Fiction Review* 1 (2004): 22-28.]